

跋

竺仙梵和尚の宗門千字文は、予未だ古板を閱せず。屬者適書本を得たり。刀刁魯魚の訛謬あるを知らずと雖も、然れども此の書の泯滅して、將來に傳はらざらんことを恐る。幸に書林氏の請ふに依つて、病間に一覽して、和訓を加へて以て梓に鋟めしむ。庶幾はくは具眼の者、之を改削せよ。慧日峯下の天得禪庵に贅す。

時慶安四辛卯の曆純陽の吉辰

◎慧日峯。京都東福寺のことなり、山號を慧日山といふ。

宗門千字文并序註

四明竺仙 梵 僊 撰

宗門中事、非文字語言能到、而文字語言未嘗不到、是故諸彦請次先儒千字文韵、以道宗門中事、不得却也、始余質之曰、愚之無文、未論、然特欲以是文爲何也、曰、觀夫凡今儒家者流、初學蒙童、習誦書寫、莫不以是先之、以其不煩而不簡、字無重疊、理頗淵奧、然後宏博、由是而興、吾宗無之、尤爲恨也、是亦方便接引、最善之一端、古所未有、亦豈非師之志乎、余聆其言、不以不才爲辭、而成之、既而復請自註、余曰、斯則無是理也、抑文字語言標指也、而標指之外、復加標指、不亦迂之甚乎、且凡註者事而已、是則誠不可以己爲也、倘以意、則顧此譴薄、譴音翦、淺也、李斯傳、能薄材譴、奚足注爲、且嘗亦少竊觀世之所作、有雋永雋徂、竟切、翻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號曰雋永、師古曰、肥肉也、永長也、言所論甘美而深長也、無窮之趣者、及其其釋、則了無氣味、而餘韵遺度、截然而喪之俱盡、則返使其文、不啻如糟粕也、今人以此爲太息者多矣、況此固陋、不足言者、然且亦有不可以指之處、或強少加之、中人以下、不能以意逆之、而自尼之、則如之何、曰、前不云乎、初學耳、蒙童耳、久則其不自能明耶、於是乎、并從其以梗概云、己卯五月、書于淨智東堂。

宗門千字文

天地玄黃法道遐荒。

遐者遠也，荒亦遠也，極遠之外，人跡不到之處曰荒，故八表亦曰八荒，蓋此法道，抱括天地，充塞萬類，靡所不被，而眇滢希夷，絕於視聽，幽致虛玄，非情能測，故曰遐荒。

蒼生出沒，佛祖施張。

蒼生在於此道之中，生死出沒，而不自覺，是故佛祖出以覺之。

思惟演說，昭著含藏，剖析空有。

析音錫分也，佛初成道，於三七日，思惟是事，乃往仙苑及諸住處，十二年間，說諸有爲法，緣生無我，然猶未說法無我理，名初時教，即阿含等一藏，小乘經是矣。○次依諸偏計所執，說諸法空，然乃依他圓成，猶未說有名爲空教。○次說法相大乘，境空心有，名中道教，即深密等經是矣。○次開示一切衆生，如來知見，會三乘爲一乘，會權歸實，名同歸教，即法華經是矣。臨入涅槃，說一切衆生，乃至闡提，皆有佛性，凡是有心，定當作佛，常樂我淨，名常教，即大涅槃經是矣。○然經教在於天竺，未至東土者，有之，隱於龍宮，未擅闡浮者，有之。○何則，昔涅槃後品，未至道生法師，以天縱妙悟，精加研究，曰：闡提之人，自當成佛，此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不知自迷，而反攻之，以爲邪說，於律當擯，生白衆誓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願

我此身即見惡報，若乃實契佛心，願捨壽時，據師子座，由是南來虎丘，豎石爲聽徒，自講斯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爲肯首，後遊匡山，聞曇無讖再返西竺，訪求足品，譯出，謂闡提皆有佛性，生乃忻然入寂，如誓。○又首楞嚴經，昔有西竺異僧，謂天台智者大師曰：龍勝菩薩，嘗於灌頂部，誦出此經十卷，流布五天，皆諸經未聞之義，唯心法大旨也。五天世主，保護秘藏，不妄傳授，智者聞之，日夕西向，遙禮願早東來，續佛壽命，然竟不及見，越百載，至唐神龍初，此經方至。○又華嚴經，佛滅六百載後，乃有龍樹，入於龍宮，閱之，凡有三本。○上本十三，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龍樹以前二本，非世所堪，但乃誦出下本，以流傳耳，且今止有三十九品，而餘九品未至於東土也。

包括陰陽。

孔子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斯則以道能包乎陰陽，非唯能包，嘗謂充塞萬類，而豈唯陰陽云道而已哉？道也者，何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猶如虛空無所不被。○今夫人於天地之間，能弘道者，譬如有人墜於坎井，土石崩覆，唯見壅塞，悶絕已矣，此猶墮於三界之中，不知其道，虛生浪死者也，然有雖墜或爲墜人而入者，則了知外空，土石可穴，力穴而出，穴及一尺，乃有尺空，非見空入，多尺亦然，既出坎已，見無邊空，非有減少，及復填之，則沒虛空，非見空出，此無邊空，不復增多，當知是土與石，俱在空內，而土石內，及此土石，未嘗無空，未嘗非空也，土石喻陰陽，空喻道也，卽世間天地陰陽四大五蘊，諸妄塵勞，就於是中，未嘗無道。

而非道也。○然此空內清淨本然，皆由衆生無始顛倒狂亂，無明妄想之所變生，一切世界根身種子，相續不斷，乃有佛法世法等事，若能破妄歸真，真亦不可得，空亦不可得，佛法亦不可得，況其他者乎。○是故佛謂阿難，由汝無始心性狂亂，知見妄發，發妄不息，勞見發塵，如勞目睛，則有狂華，於湛精明，無因亂起，一切世間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卽狂勞，鎮倒華相。○又文殊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又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三有者卽三世也，又佛曰：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裡，況諸世界，在虛空耶？汝等一人發真歸元，此十方空，皆悉銷殞，云何空中所有國土，而不振裂。○此所謂空者，卽衆生無明妄想也，世界卽四大等妄塵勞也，猛省而悟，銷落諸妄，歸其真性，妙道也。○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指人徹見自心本元真性也。○然若其天下宗師等，或所謂打破虛空，掀翻大海之語者，則非此義說。○儒言一陰一陽之道，斯乃謂自後形於有者也，夫有必始於無，且今天地萬物，昭昭然皆在空中，人人具見，是爲有也，此有從無而生，此無之始，不可原極，謂之無極，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然後展轉變化，皆由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人畜品類，曾何異焉，倘於無始已前，能著目者，則知道矣，不離當處，超越三界，有何碍乎。○世界者，世卽去來今。○界卽十方也。○又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莊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冢墓因緣經云：閻浮界內

有振旦國我遣三聖在中化導人民慈哀禮儀具足又法行等經云光淨菩薩又云月光又云儒童彼稱孔子迦葉菩薩彼稱老子月光菩薩又云光淨彼稱顏回吁孔顏莊老豈常人哉

慧揭杲日戒凜嚴霜辯飛懸漢體屹崇崗紫金相好白玉毫光食稟禪悅味匪椒薑宏音至韻沙界騫翔

騫丘焉切飛也

號標調御字表覺皇乾上坤下爲衣作裳

易卦取象乾天在上故爲衣坤地在下故爲裳此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象乾坤之無爲也○華藏善財參大天神神言我得菩薩雲網解脫李長者云是此界乾坤也其智無依不爲不思而恒應萬有故號天神○又參主地神神言我得菩薩不可壞智惠藏解脫李云此界坤神也前乾坤主智圓滿此坤神主悲圓滿明大悲厚載萬物長養衆生故○愚謂一切悲智皆佛衣亂況易取象正與斯合然當觀佛毋瞻衣亂

眇視國位遠過虞唐鐵圍犴獄

犴亦作犴並音岸野犬也又野獄曰犴乃惡獸名二十八宿井木屬之犴之爲物登山則食虎豹入水而啖蛟龍故陶所造繫囚之處以此獸爲名曰犴獄今人略呼獄也所造牢獄之門卽作此獸張口食人之狀令其囚人從茲口入如與此獸食之也佛說鐵圍地獄之獄卽世間犴獄之名也

爐炭鑊湯

非但爐炭鑊湯而已略言有八大地獄曰活曰黑曰合曰叫喚曰大叫喚曰熱惱曰大熱惱曰阿毘至此八大地獄各各復有十六小地獄曰黑雲沙曰糞屎泥曰五又曰饑餓曰焦渴曰膿血曰一銅釜曰多銅釜曰鐵磔曰函量曰雞曰灰河曰斫截曰劍葉曰狐狼曰寒氷○又有十次地獄各有十億小獄而爲眷屬又有孤獨地獄在閻浮提諸處或曠野山間或海畔廟中此則罪輕者入○法苑云宋武當寺沙門僧規因赴白衣家請無病忽死二日而蘇云那夜五更門巷間曉曉有聲須臾五人秉炬火執幡入屋叱喝僧規規遽恍然便以赤繩縛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如鐵至一城外有立木長十丈餘上有鐵梁左右有匱貯土約十餘斛有一人衣幘並赤問規在世罪福惶怖未答彼卽使吏開簿檢閱吏至長木下取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吏曰此罪福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爲秤之既佛弟子幸可度脫吏復稱乃見正平將規至監官前辯之官執筆觀簿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版來曰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須臾見返縛向五人來官以其濫取人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爲小鬼橫收汝命未盡今放還生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冤濫規曰橫濫之厄以何能免帝曰作福爲善○不知此爲孤獨獄耶是何處所乎前之所謂八大地獄及諸地獄業報衆生次第受苦不可勝言煩不及錄然皆當人日用現行心地發現耳豈有

他哉凡有知者略宜自勉又所謂孤獨獄者世人親見者亦甚多矣不及枚錄
善惡報應禍福憲章

佛既曰皇其猶人主之稱遂有獄等條法憲章以律有情

被茲華夏靡間夷羌德霑黎庶澤洽侯王疏菩提徑闢解脫場圓裡三際洞徹十方消除幻妄
宛轉真常刀鋸莫害謗毀奚傷

左右逢原真常妙道觀此道乳猶若虛空刀鋸雖利莫能損害魔外謗毀果何傷哉譬如調
達種種謗佛活陷地獄則佛每稱是我真善知識若無提婆達多不顯如來諸佛功德○又
尼暴志以木魁繫腹乃牽佛衣云汝爲我夫從得有娠不給衣食天帝化鼠齧繩墮地○又
旃遮婆羅門女以木杆繫腹云由瞿曇令我妊身應當與我飲食悉皆自受惡報於佛何傷
○又昔有羅漢名離越山中坐禪一人失牛覓至其所時因煮草染衣衣變牛皮染草化肉
染汁成血鉢孟卽爲牛頭生收付獄經十二年弟子得羅漢者五百人覓師無處業緣欲盡
乃知在獄告王乞理王言有僧當悉免之離越聞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王卽禮曰何因受
苦答曰我昔曾誣人一日一夜後墮三塗受無量苦餘殃未盡今受謗業是諸衆生慎勿謗
人○又且如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猶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
日月乎○又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又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
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僧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

惓惓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此乃貉稽被衆口訕謗無奈而言
孟子曰於己德無傷也凡士人益多訕也乃以詩柏舟之篇喻之曰怨小人衆而非議賢者
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孔子之所若也繇之篇曰肆不殄厥愠殄絕愠怒也
亦不殞厥問殞失也言文王不殄絕吠夷之愠怒亦不能殞失文王之善聲問也問與聞同
去聲名達曰聞○又白樂天曰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構人罪至死人不疑陰德既
必報陰禍豈虛施人事雖可罔天道終難欺明則有刑辟幽則有神祇苟免勿私喜鬼得而
誅之

猥賤庸鄙傑特豪良歸依信向永懷不忘

貴賤皆歸向而不忘也又信爲道源功德之母雖良鄙有異輒能信入永無妄失

非盡與細豈短兼長排幹

排步皆切推也擠也幹鳥括切旋也轉也運也擠排幹旋之義謂縱能排天幹地而不可以
推覓此道也

止遏

不令念起也臨濟曰把捉念漏不令放起是外道法

寂默

默照邪禪

商量

意織搏議。

悉若羸角觸藩羝羊。

悉無解脫之分。

丕哉碩師廓然無聖一綱首舉萬羅目正。

大矣哉碩德之師。○廓然無聖之綱。首初一舉。則此宏大宗教萬萬羅網。眼眼俱正。羅又羅列也。目又名目題目也。節目條目也。

謝遣情意竦動瞻聽以故吾徒受厥餘慶偏局嫌疑孰敢爭競。

傳燈錄曰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觀師演道斥相指心與師議論是非鋒起師退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

斷臂據誠立雪披敬志乞安心願承誨命能忍劬勤疇楚誰清。

據抽居切清七正切立雪斷臂能忍難忍而効勤勞孰有楚痛寒清哉。

花敷乍繁果結終盛寶絲網珠交輝疊映。

以果喻如網珠即謂達磨子子孫遍滿大地各各光明盛大重重焯焯映奪無盡也網珠華嚴疏云帝釋殿網貫天珠而成以一大珠當心次以其次大珠貫穿匝繞如是展轉遞繞經百千匝若上下四面四角望之皆行位相當一明珠內百像俱現珠珠皆爾此珠明徹互相影現影復現影而無窮盡焯音葉行音航。

南北宗傳東西旨定徵詰索隱卷舒行令印塵劫事於彈指竟異軌攝職殊門專政聲牙語話

鏗鏘吟詠。

聲牛交切語不入也言辭不平易貌韓文詰屈聲牙鏗丘耕切鏘千羊切又楚耕切金玉之聲也宗師各立門庭共闡玄猷垂機接物猶職與政猶握金鏡以明道宣木鐸以揭化其揆一也劉孝標廣絕交論聖人握金鏡闡風烈注喻明道也離書秦失金鏡。

融今巨昔感尊服卑牛鬼訶護。

牛鬼蛇神訶禁擁護。

龍象追隨崢嶸庠序。

午鬼雄犇之勢犇尼耕切。

都雅威儀。

龍象雍容之狀。

崢嶸返躑獅子鳳兒五家列派四海分枝千古勝範百丈洪規叢林禮樂膠漆附離世代升降損益盈虧。

法道與禮樂關繫附麗也自唐抵今餘五百載時代風俗人情之不同而浴革損益隨之論語謂三代之禮相因損益豈異於斯哉莊子附離不以膠漆。

訓導孔厲咨參勿疲陵谷改換節物遷移亟宜超越其肯羈縻利名岐路廊落畿京智愚清濁河洛渭涇得失憂喜寵辱震驚。

當此滅劫高陵深谷遷變不常節物人壽其速猶甚是宜急求出度若夫欲趨利路名岐則

彼市塵聚落京畿之地，是其所也。然趨彼之者，亦有智而清，愚而濁，即猶彼之涇渭清濁者也。然水固無情，而亦有改遷之不免，況於人乎？且於名利之中，得失寵辱，如雷霆之震驚，可勝言哉！今幸居於叢林之下，宜如何耳。杜荀鶴贈僧詩曰：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燭燈。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摠輸僧。

狝伊屋舍。

父母所生之體是也。狝俗作初，通作創，始造也。孟子創業垂統，說文造法，狝業。宅爾性靈，眼耳窓牖，手足檐楹，喉腹噓吸，匏管竽笙。

竽笙二樂器，皆以匏為之。匏瓠也，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竽有三十六簧，笙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皆噓吸取聲，此謂人之腹如匏瓠，喉如簧管也。

朝霞夕霧，閃電流星，倏晞忽滅，暫積時明，切磋窮究，期在俊英，簡略他習，熟玩此經。

人之一身，猶屋舍焉。喉腹之噓吸，猶匏管之竽笙也。且是身之不堅久，何異朝霞等之易滅，此經者，非所謂此文字語言之經，風穴和尚曰：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而我今謂熟玩，寧無愧乎。

帝君

心王也。

將帥宰執公卿。

自帝字至此，共為八字，以表八數。自將字以下，但為六字，以表六數。双字義分，則四人唯理。

離合為一三，以意逆之可也。又大概見後注。

統治疆場。

場音亦。

防禦用兵，擒捕誅斬，保任冠纓，業識昏亂，本末重輕，鑿肝礪膽，深刻深銘，折旋俯仰，揣察權衡，語枝鳩拙，狗苟蠅營。

猶四大蛇，歟風火性輕，譬鼯及蠅，有枝而能營，地水性沈，喻鳩與狗，鈍拙而苟，且然一靈真性，湛然精明，無如是事，以有久居四大幻軀，逐妄迷真之者，染習其氣，以茲習氣，欲紹空王大法，玄祚皆不可得。

謀

心機計議，猶鼯用枝。

置

弃置唐損，如鳩以拙。

倚

營營腥臭，如蠅依倚。

伏。

卑鄙不振，如狗偃伏。又世間一切相因之事，曰倚伏。老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

墜墮覆傾，捨父逃逝，孤苦零丁，何由中外而獲，又寧。又音藝，治也。

群魔最負。

最平祕切，手韻几利切，負虛器切，用力壯貌。

六賊縱橫，匹偶親屬，締構同盟，盜掠財賄。

掠音略，劫奪也，賄呼罪切。

墮壞典刑，夙興夜寐，聚神會精，復我穹壤，水綠山青，完余邦邑，考妣合併。

欲玩此經，則如帝王治其邦國，使諸將帥及衆臣下，用兵征伐，同保冠纓之位，貌也。雖諸衆多，本唯一人，變化離合，善惡不定，或爲三身四智六度萬行，或爲三毒八識六處五陰，大概如此，乃至八萬四千，無量無數，染淨塵勞功德，不可數也。善則俱爲忠臣，否乃盡成逆賊，斯乃唯在主者，於業於識之昏亂，或本或末之重輕，於折旋俯仰之中，揣而察之，權衡其重輕，或經營及機謀，弃置倚伏之事，是悉取其家國之覆傾，而自逃逝也。由是生死魔軍之衆，得乘其便，最負，然以力壯六賊，而合縱連橫也。是魔賊等，則乃偶結爲親爲盟，劫掠法財，破壞法度，既乃如是，當於晨夕，自奮以悟爲期，復我之乾坤邦國，乃享本來山青水綠，太平無象之境，而亦不失方便之父，智度之母可也。

雲臺月殿，露榭風亭，幽宮邃館，廣廈脩城，朱甍畫闥，綉戶彤庭。

邦國既復，父母俱會，則有是等諸處安樂受用，此卽十二處根塵歟，不復爲賊，而化爲自家臺殿，可於其中遊戲自在也。

孕育氣概，變化冥督，士弘熱，勸農力穡，文武官僚，士穀社稷，品級雌雄。

雌雄者，乃賢鄙勝負之義，如曰決雌雄者，卽是辨別賢鄙勝負也。賢勝爲雄，鄙負爲雌，品級上下，進退賞罰，由是決之，此乃禽鳥之雌雄故，亦借爲英雄字也。凡大丈夫必慕雄飛，不肯雌伏，是矣。禽之抱卵曰伏，扶富切。

退黜進陟。

都邑宮館，不可悉數，而週覽聊舉雲臺等耳。蓋有道之邦，渠渠廈屋，廣覆含禡，而有孕育品物，變化陰陽之氣象，以小喻之，在於朝廷，則畜養萬姓，弔民伐罪，辨別賢愚，進退百官，共安社稷，在於宗門，其揆一也。至於垂範化物，指呼萬類，轉凡成聖，令其人人皆復祖父田園，無盡受用也。

加來達莊，虛豁曠直。

無來無去之大道，本無名字，強借達莊途路，喻以言之，謂此道非塞非曲，如下文雞啼等，是也。

離啼犬吠，宣詔制勅。

一切聲，是佛聲。

寸草莖芽，瑰顏偉色。

一切色是佛色。

甘蔗根苗，苾芻栽植。

世尊別姓有五，一瞿曇氏，二甘蔗氏，三曰種氏，四舍夷氏，五釋迦氏。苾芻西國草名，含五義之多，而不譯，一體性柔軟，喻出家能折伏身語龜鱗，二引蔓旁布，喻傳法度生，延綿不絕，三馨香遠聞，喻出家戒德芬馥為衆所聞，四療疾病，喻出家能斷煩惱毒害，五常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見光明，所以比丘得以此草為喻，而稱為甘蔗種之後裔也。曠古猛切，奕葉聯芳，彌綸罕極。

彌綸猶纏裹也，言周帀包裹於無窮之地也。

滋蔓芊綿，頗甚近即。

就中而不遠也。

深慮猛省。

洗滌心慮，而深省之。

詎待驅逼，挺拔淪溺，較轆沈寥。

較轆音陵歷，踐踏也。

脚踟擬議，迂曲迢遙，槌拂控引，棒喝呼招。

頃刻不進，則於此道返成曲遠，故有拈槌豎拂，行棒行喝，舉令之事。

齊眉共躅。

正知正見，與師無異者。

犯貫違條。

超越格量者，又謂之出格道人，以下六句，當以類觀。

顛頂儼伺。

顛頂即儼伺也，譬如有人，面大而肥，眉目無窠隆之分，頸洪於腮，肩顛無圓臣之別，又如有人，欲為檜鼻栴檀之物，先成坏素之朴，略似而不似，此喻宗師或有提唱之語，不分曉著明者也，嘗見他書有注此字者，顛頂注曰：大面，儼伺注曰：未成器也，直也，是則固是，此乃廣韻中注，其誰曰：非若欲顯明用處之意，則亦闕於方便善巧耳。

鏤琢鑄彫。

喻宗師或造作語句，巧妙細密，猶如彫金刻玉，琢雪鏤冰也。

冰壺耿介。

潔清拔俗之貌，以所守之節，堅正不移，纖塵莫染。

開市飄飄。

入於塵中，魚行酒肆，恣意遨遊。

當身宇宙，獨步丹霄，磨顛拋礮，拓鉢負箱，鞦韆舞筭，覷壁面牆，罄衷竭款，裂膈抽腸，知識為人，互作主伴，應人間世，或示齊眉共躅，乃至獨步及於面牆，是諸所作，是皆罄竭其誠款，猶裂其膈，抽其腸胃，而相為之徹也。

汰淘珂貝、播揚粃糠、假途資斧、旅次糲糧。

所謂相為者、即是淘汰也、淘汰其人、如珂貝之玉粒、去其砂石粃糠、欲其純粹、無有查滓、以作假借途路旅次之用、期到家耳、明教曰、以如來為家。

燕居鴻漸。

燕與宴同、凡夫緇侶居則禪宴、出則有序、如鴻雁之有漸次也、百丈曰、上堂陞座主事、徒眾雁立側聆、是也、夫音扶、語詞也。

蟻穴蜂房。

黃魯直題落星寺詩曰、密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為侯王、謂寮舍似之也、又一首內曰、蜂房各自開、戶牖處處煮茶藤一枝。

躋陞堂室、燈燭熒煌、鯨鐘鼙鼓。

鼙亦作蟬、並音陀、魚名、皮可冒鼓、詩鼙鼓逢逢、逢音蓬。

塵柄猛床、砒薑鳩毒。

薑渠各切、毒草也、唐方士張果先生、有長年秘術、自言數百歲、則天召見、以聞、飲薑汁、無苦者、真奇士也、乃以賜之、果飲三卮、醺然如醉、顧左右曰、非佳酒也、頃之齒悉焦黑、取鐵如意擊以墮盡、少選新齒、粲然。

酬醉杯觴、絕後再蘇、汔可小康。

汔許乙切、爾雅音蓋、近也、期也、其也、幾亦音祈、杜預云、字雖別、皆近義、言其近當如此、毛詩

大雅民勞之文也。

頑癡懵懂。

不惠而心無所知者。

勉使試嘗、躋躋荏苒。

躋躋失道也、荏苒猶侵尋也、苒染同。

愧耻慙惶、遊刃旁礴、周帀備詳、區別寒暑、組織炎涼、暗鳴叱咤、奔躍騰驤。

如欲理會此事、直須遊刃肯綮、旁礴萬物、乃至區別組織、洎叱咤騰驤等作、使文武兼備、八面受敵、無窮玄用、不盡妙機、庶昭宗極、切勿偏枯局在一隅。

鈎錐砭劄、辨驗存亡。

砭破驗切、石針刺病也、宗師垂示言句、或似之也、以學者虛實之病、未免痛下錐劄、以攻之、觀其所謂主人翁者存耶亡乎、然後療治、故有使學者入室之作、此乃特為鈎錐砭劄也、高庵悟和尚、每見衲子室中、不契其機者、把其袂、正色責之曰、父母養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飢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辨道業、他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衲子有聞而泣涕不已者。

履踐讀誦、登臨歌嘯、希鯤慕鰲、投竿擲釣。

修持操履、讀誦經書、乃至登臨賞玩、詠歌舒嘯、悉是欲釣大身衆生之鈎餌也、大身衆生、即大乘根器是矣、○宗師一切施為、未嘗不是為人向上提持、接向上人、但衆生根器下劣之

者不能領悟而彼舉心動念悉作世相解之否則目爲禪道佛法俱成塵勞皆不是也。○故釋尊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斯之謂也。○又曰不求無上覺道愛念小乘得少爲足疏曰無上覺道如寶所小乘涅槃如化城。○愚嘗覽此莫不掩卷長歎此乃大教明文若是奈何雖吾門上士而尙於小乘者比比有之抑而又有以助道之事自爲究竟者吁佛之道衰其在茲乎。○然佛又曰我滅度後敕諸菩薩及阿羅漢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姪女寡婦奸偷屠敗與同事稱贊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末學如是則亦豈知此等卽菩薩等化身逆行而順化耶孰曰其非若夫以卽此所謂履踐等事言之而其豈亦不然乎哉。○海印事釋者以大集經云閻浮所有色像大海皆有印文。○喻佛如來法身性海普現一切妙用之光。○教中以大母指點中指中節謂之海印三昧。○蕩滌理致銷鑠美妙。

從上佛祖聖賢所有言教及一切因緣嘉好甘美微妙之處是皆療衆生心病不見道體之良藥色香美味也病去則無用矣然作是說亦乃誘初學耳若其從上先覺真正提持而曷容寄心意識於其間哉。○又且如有人已能至於微妙殊勝境界之者誠可慶慰然未見於道耳。○且大凡師匠萬種千般方便爲人或拈一機示一境是皆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味之者或誤謂斯是附物顯理卽色明心理事融通色空無礙吁審如是則達磨一宗滅矣。○且佛教法莫大華嚴而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

萬浩然無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圓悟和尙謂張無盡曰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巾巾之波到此與祖師西來意是同是別張無盡乃真參實悟禪教貫通深入宗門之奧者而答曰同圓悟撫掌曰且喜沒交涉無盡失色圓悟曰不見雲門云盡乾坤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須知有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無盡矍然以手加額云雖真淨老師亦不如是之審。○此乃古今共知之者因言理之一字引至於此然乘便并爲一註無盡曰同及失色并以手加額處乃是三枚毒箭然箭是暗箭圓悟不知而譏譏耳圓悟則且置請爲無盡代別之一無盡不須曰同但云再舉一徧看二不須失色但以手自攔其口三不須以手加額云云但吐舌示之。○又圓覺曰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又石頭和尙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愚謂縱使理事不涉尙隔雲泥饒尼交切。

原是大猷肇初微笑。

推此莫大宗猷蓋因迦葉微笑之初而至於此日也。

雙眸既開。

迦葉之笑眼。

八紘炳曜赫並晨曦瞳矚久照紹續繼嗣唱高和邵。

迦葉之祖作倡於前既高而其繼紹子孫和之於後亦邵邵亦高也美也所謂年彌高而德彌邵者是矣。

雍容能度，廊廡寢廟。

上句言今梵侶之威儀，下句言今寺院殿宇之規制也。寢廟者，前曰廟，後曰寢，今之曰方丈者，謂之寢室，大者曰寢堂，室則幽奧深邃，堂乃堂堂明顯也。今法堂者，正謂之堂，佛殿可曰廟也。○東土建寺之始，自漢明帝白馬寺也，是後朝代數數建立，至後魏大盛，世宗之朝，梵僧之至，餘二百萬，寺院三萬餘所，塔廟之盛，無出於此。至於自作瑤光寺，永明寺，胡太后作永寧寺，石窟寺，悉在宮側，皆極土木之美，有真金像高丈八尺，又如中人者，十軀為浮圖九級，高九十丈，於上立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之音，聞十餘里，與夫佛殿三門，高廣嚴麗之勝，世未有也。僧房千間，珠玉綉綉，駭人心目，自魏之後，諸朝又不知其幾也。○如梁武謂達磨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凡今寺或言蕭寺，說者曰：蓋寺乃蕭梁造也，茲概可見。○然是時亦未嘗有所謂五山十刹等名，但始於趙宋之末耳。時以明州史氏相天下而為之，又史相復自鼎建墳寺，曰大慈，重重樓閣，亦偉焉矣。置其常住產業之多，人論以明之，天童育王，雪竇二五山一十刹，摠計其三寺之物，以一之，亦不及其一大慈也。而又自明至杭，幾五百里，凡二十五里，並置一接待，皆以建立畢備，悉如大慈，命十方住持，演法安眾，為叢林之所，進退主職，悉由公舉，無一私於己也。至今百數十載，其制儼然，親目所擊，今之元朝，往往新寺尤多，又於每州各建一帝師寺焉。

毛端刹境。

刹境者，即世界也。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是為一世界。○如是一千世界，謂之小千，即一大世界也，名一佛刹。○世界之下，風輪所載，風之上水也，水之上浮以大地，大地正中，有須彌山焉，又名妙高道，白崑崙，亦曰玉京山之頂，四面有峯挺出，曲臨向下，峯之下，乃有三級。○下級為堅首天，住，中持鬘天，住，上常橋天，住，此上東西南北，日月星宿天，處虛空中，猶如浮雲，終不墮落。○山之四旁，上鄰日月之處。○四王天，住，又名護國天王，道曰四聖，是謂東天蓬，南天猷，西翊聖，北玄武也。○此乃須彌之半腹耳。

此四天王天上，超日月明，居人間頂，曰忉利天，四旁各有八天宮殿，及中之一，名三十三天，大智度論云：昔有婆羅門，名摩伽，姓憍尸迦，有福德大智慧，與知友三十三人，共修福德，命終皆生須彌山頂第二天上，三十三人為輔臣，摩伽婆羅門為天主，即帝釋也，亦曰釋提桓因，又名須彌山王，道曰玉皇，儒曰昊天，又大毘婆沙論云：或名鑠羯羅，或名補爛達羅，或名莫迦梵，或名婆颯縛，或名憍尸迦，或名舍芝夫，或名印達羅，或名千眼，或名三十三天尊，乃有帝釋千名之謂，此即一世界之主也。

又切利天上有夜摩兜率陀樂變化，他化自在。○如前六天，至於下方金剛水際，悉為欲界。○兜率陀此云樂知定，按華嚴乃諸佛菩薩再來，設化度人之處，及等覺菩薩聖果將圓，所住之天，其上色界，樂寂心多，而下諸天，過於放逸，惟此得中，三界會中，猶如輻湊，為三界福惠自在圓滿清淨第一之天，上生經云：樂欲長菩提者，來生此天，今二三子，為斯文請作，復與多眾勸力刊行，菩提之心有在，又復與夫後之凡獲覽者，亦豈異哉，並願共生此天，効彼

諸佛菩薩之作，不亦美乎？稜嚴云：乃至劫壞，三災不及，然阿含在上，見後注於欲界上，而有梵衆梵輔、大梵王。○一切世間，此天所造，此即千世界之主也。○若斯三者，名初禪天。自初禪之上，有小光、無量光、光音。○此三勝流，乃曰二禪。○阿含云：火災至此爲際。從二禪以上，有少淨、無量淨、遍淨。

○此之三位，是爲三禪。○阿含云：水災至此爲際。○由三禪之頂，有福生、福愛、廣果、無想。○右是四類，其號四禪。○阿含云：風災至此爲際。○逾四禪，向上有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色究竟，亦曰摩醯首羅，亦曰大自在天，此天謂言盡虛空界一切衆生，皆從我出，此即三千大千世界之主也。○其茲五級，名不還天，亦名淨居。○此乃色界，至此而極，自下梵衆至是十八天，總名色界。

越於色界之上，復有無邊空處、無邊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是四空天，爲無色界。毘婆沙論如說：下方世界無邊，此中以上下重累，謂從此界風輪之下，虛空懸遠，有下方色究竟天，彼下展轉，乃至風輪，次下復有色究竟天，展轉向下，乃至風輪，如是展轉，下方世界乃至無邊。○又從此色究竟上，虛空懸遠，有上方風輪，彼上展轉，乃至色究竟天，次上復有風輪，展轉向上，乃至色究竟天，如是展轉，上方世界，乃至無邊。○所謂世界，在虛空中，虛空無盡，世界亦無盡也，如是之外，八方上下，又各有無量阿僧祇世界，恒河沙數世界，盡虛空不可說數世界，不可窮盡。○如華嚴蓮華藏世界品所說：十方世界之多，不啻如細雨密霧。○又圓覺曰：恒河沙數諸佛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大地既在空中，乃有震動之事，佛

言其緣有八：地在水上，水止於風，風在於空，空中風大，有時自起，則大水擾，水擾則動，是一時有得道比丘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觀水性多地性少，欲自試力，則動，是二。若始菩薩從兜率天降神母胎，專念不亂而動，是三。菩薩出胎，專念不亂而動，是四。菩薩初成正覺而動，是五。佛初成道，轉無上法輪，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所不能轉，則動，是六。佛教將畢，專念不亂，欲捨性命，則動，是七。如來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時，大地震動，是爲八。

摩斥觀眺。

摩亦作揮，搗摩戲，並吁爲切，斥音尺，手指赤指而言之也。莊子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窺青天，下潛黃淵，摩斥八極，神氣不變。○此謂繼紹於迦葉之子孫，而具肅穆之體，則於廊廡寢廟之間，陞堂入室，大坐當軒，以無邊塵毛剝境之事，指搗揭示，使人觀覽，然李長者云：無邊剝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是則又奚須特地爲哉？然亦是亦理也。非祖師西來意之可方擬，又若夫宗門極唱，亦豈言於是也，方便門中聊爾耳。

言喻罔及。

此事不可以言語譬喻能及，如來以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說此法，以故心智路絕，不思議故，余何人哉，言喻能及。

賢誓毋誚，謾聞達者，聊自警也。

宗門千字文終

是作皆由所請也。請註始以千餘言，剖其語脈，僭貫之處而已。人以太簡，乃有筆條其綱目者，口指其要節者，俾益註從而增至若干。藁草既就，又復請爲句點。二三子爭之，或曰：不宜點，或曰：點乃善，問其故，謂不宜者，恐致人之譏也。謂善者，特欲以利於初學也。請斷余曰：是則不可，避其不利於己之譏，而無利於人也。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然丘賦誠有妨於人，而致謗也。子產以利社稷之故，不以其爲害，況茲加點於所託之空言，唯我之勞耳，抑而能利於人，而無妨於人者，又且所謂自警也，而豈欲示於人哉？今又以諸子之請，益非出於己意，乃從以請，固何害哉？衆曰：善，於是乎點之，并注於茲。

自前第一紙至此第十七葉，除四衆人名外，共計萬單三百八十九字，後紙釋問第一葉，聯此則爲十八紙也，字數在後。

釋問

宗門千字文繕書既畢，二三子再趨而有問，作釋問。

○問曰：一切所作，皆有由緒，辱和千文，旨卽偈頌，然偈頌之作，雖知談道，初始根源，實未能悉，重願大慈，釋我寡聞。

曰：本佛祖也，如諸經偈，七佛偈，諸祖付法偈是矣。梵語有二，一伽陀，此云諷頌，亦云不頌，謂不頌長行，故或名直頌，謂直以偈說法，故二祇夜，此云應頌，謂頌長行也。古德嘗論之，謂或爲鈍根，重說，或爲後來之徒，或爲增明前說，余謂其猶東土詩賦歌頌等文詞耳。偈者言詞也，經偈則曰，而說偈言，文詞則云，而爲詞，曰詩賦等作，或先序而後爲詞者，或不序而竟爲詞者，序則不以律調音韻，唯散述其事者，猶長行也，然非無音韻，如風行水上，鳳鳴空中，但不拘拘耳，詞則卽詩等，必以律調音韻者，猶偈頌也。詩者志之所之之謂也，然詩無過諷刺嘲咏而已，且曰：動天地，感鬼神，宗門偈頌，唯是發明佛祖大事，非達佛祖之知見，孰能爲之，頌者誦也，稱述也，美盛德之形容，歌誦盛德也，謂以偈言稱頌其事，以美其德也，所謂游揚德業，褒讚成功是矣，而佛菩薩正當宣揚之時，皆以寶音梵唄，演而爲微妙清雅之韻，悠揚諷咏，優遊彬蔚，婉而成章，乃涵不盡深長之意，令人樂聞，今茲翻譯，莫能寫之，唯掇其大意耳，是故經偈，亦無有押韻也，東土諸祖，始稍體之，是皆悟明通達，衝口而成，非假造作，法滋既久，華竺兩狎，人心轉巧，機變迭出，遂寄調於風雅之音，播揚西來不轉而傳之意也，且前所謂詩者，止乎六義而已，宗門

玄唱則有儼若含於六義者，有超然於六義之表，而絕去世間翰墨畦迕之外，來不知蹤，去不知迹，非意可求，非情能測，若或體其所蘊，經偈之作，則逼似之，唯其達人千變萬化，所謂青出於藍，冰寒於水，而成聲響者歟。自古至今，代不乏賢，然雖近今，而能超於前作者，時亦有之，第不多耳。又有頌古之作，譬之儒家，則猶詠史也。復幾數百載矣，蓋始於宋國初汾陽，是時尊宿皆悉渾厚蘊藉，不尙浮靡，天禧間，雪竇以辨博之才，恢宏其音，莫不卷舒抑揚，縱橫得妙，後之作者，莫出其右，然亦有以其美意變弄，求新琢巧，變其宗風，失古淳全之作矣。至於景定、咸淳之間，所謂大道衰，變風變雅之作，於是雕蟲篆刻，競之，倣效晚唐詩人，小巧聲韻，思惟煉磨，而不能頓除，勉隨其時，曲就其機，亦復不拒來命，時或秉筆，覲面信手賦塞，所需聊爲方便，接引之意也。然以其音律諧和，與夫事理句意，俱到而活脫者，使或哦之，誠亦可人，然譬如食蜜中邊，皆恬宜乎人其愛之，若夫欲濟飢餒，不可得也。

○問：詩等律調音韻，可得聞乎？

曰：此特文人才士之習氣耳，奚必泥哉？且詩人亦有言，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比詩，定非知詩人。此乃東坡先生語也。達哉斯言！況宗門耶？抑詩非余業，詎能言之？律調者，常聞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制十二簧，吹黃鐘之宮，以聽鳳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六律六呂，總謂之十二律，以述十二月之音氣，律者一曰黃鐘，十一月，二曰大簇，正月，三姑洗，三月，四蕤賓，五月，五夷則，七月，六

無射，九月，已上爲陽律，呂者一曰林鐘，六月，二曰南呂，八月，三應鐘，十月，四大呂，十二月，五夾鐘，二月，六仲呂，四月，已上爲陰呂，調者以其律呂合和喉齒牙舌唇之五音，而成雅韻，作之歌詩，被於絃樂，故舜命夔典樂，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也。且韻之一字，有韻度之韻，有所押音韻之韻，前所謂經偈無韻者，謂無押韻也，倘有之，唯譯人弄巧耳，豈竺土音韻同哉？然且古詩押韻，亦乃或有或無者有之，略髣髴以音聲相近者有之，其功諧之者，固不在言矣。如帝庸作歌，五子之歌，至於周詩三百，關雎首篇五章，即可見也。此乃詩之源本，得之於心，應之於口，自然所吐，如風吹水，散漫動蕩，天然成紋，故易曰：風行水上，渙，以是觀之，豈假苦思安排而成之哉？後之作者，無過摸倣前人而已，然亦有至有不至焉。至漢蘇李，始爲五言詩，亦是混然天成，絕無痕迹，自此而降，猶百川競注，其流多矣，更變體制，亦不一也。齊梁間，乃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之制，至唐詩爲大盛，唯李杜獨冠古今，謂李聖杜史，是後韓柳以文爲冠，詩亦不出其下，或得韻寬，則泛出旁韻，乍離乍合，縱橫馳逐，或得韻窄，不復他叶，以顯其奇能，此皆古體也。又有今體，格法莫知其幾，如唐鄭谷與齊己等所定者，有葫蘆韻，轆轤韻，進退韻，又有雙聲疊韻，至於音聲對法，瑣碎萬千，然所謂詩者，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說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悉謂之詩，宗門偈頌，乃物外之談，雖聊協以韻，唯在臨時變化，豈論此哉？若夫規規求以瑣屑體制，卽是世間蹤跡之言，豈達道者耶？簇亦作族，並千候切，射音亦，永音詠。

○問：何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等制？

曰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觀樂難具陳、今觀皆平聲、日樂皆入聲也、上尾第五字、不可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也、蜂腰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靚妝、切欲自修飾、君粧皆平聲、欲飾皆入聲也、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九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書二字、皆平聲也、大韻如用聲鳴等字、爲韻、上九字、不得用驚傾平等字、小韻除本韻一字、外九字中、不得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句、旁紐、正紐、十字內兩字、雙聲爲正紐、若共一字、而有雙聲爲旁紐、如流六爲正紐、流柳爲旁紐。靚音淨、札側八切、紐女九切。

○問、葫蘆等韻、又何謂也。

曰、葫蘆前三後四、以前三韻同一韻、第四韻則他叶也、又謂之漏底格、又曰跳珠韻、轉轉雙出、雙入、以前二韻同一韻、後二韻他叶同一韻、進退一進一退也、卽一出一入、又名出入韻、雙聲此言對法、如黃槐綠柳、又如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疊韻如彷徨放曠、又如放蕩千般意、遷延一片心是也、若雙聲疊韻者甚多、試再舉一二、如幾家村草裡、吹唱隔江聞、此二句、除裡聞二字、餘八字、乃四箇雙聲也、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此疊句也、又蝶竦在東、鴛鴦在梁、雙聲也、又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強又是雙聲、又是疊韻也。鴛於袁切、鴛於良切。

○問、竊聞說法亦復有諸體裁、是否。

曰、世間萬事、何一而無體裁也、然若夫唯守體裁而已者、是亦不足言者也、參到學到、機熟心

通、然後絕去陳腐、超脫繩墨、縱橫卷舒、妙出天然、豈世規矩、以定方圓、然名目既多、臨時應變、用在隨宜、無施不可。

○問、名目之多者何。

曰、居常說法、如今之所謂上堂者、是一、或因種種事者、或遇時節者、或名德尊宿、至他寺、彼請陞座者、或檀那請、或陞座、或小參、或普說、并諸凶吉坐立、大小佛事、及頭首秉拂諸等佛事也。

○問、名德尊宿、至他寺陞座、嘗聞叢林商量、須具主賓、而有不當、便拈拄杖等事、之說如何。

曰、講說有之、然有可取、有不可取、若曰不當、便拈拄杖、謂之不知賓主者、此誠俗談、不足取也、何則、且尋常納僧、或爲專使、持書送信、或得來參、或偶爾經過、或常居座下、或驀忽相逢、作家相見、縱橫逆順、賓主歷然、觀瞻之者、不暇眨眼、唯箇中人、方能點首耳、而況名德尊宿過訪、主人爲大法、故先爲引座、謙恭叙謝、拜屈尊慈、盡誠委託、踴聽未聞、唯恐固辭、不肯承命、主既慙懃、賓當受請、寶座一登、則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彼此忘情、互相酬唱、同建法幢、何拘小節、抑且善於詞命者、莫不著著超方、頭頭回合、豈世膠柱、調弦之論、而可擬哉。

○問、復聞頭首秉拂、宜具主賓、其禮猶甚、是否。

曰、此則不在言、而可知、何哉、若以名德尊宿、視之頭首、猶霄壤也、且凡居其座下、一人爲主、多人爲伴、悉皆謂之參學、唯前堂一職、或是已曾出世名德西堂者、則又殊別、名曰分座說法、謂之平分風月、其庶幾乎得少自在也、然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主賓有禮、上和下睦、且禮者亦人之大論、其可忽諸、其次頭首寶座高陞、由茲初步、舉心威儀、悉宜恭謹、而況主賓其不存

乎。雖或主者寬仁大度，不以瑣瑣規責其下，然多衆旁觀，識者哂焉。

○問：今之秉拂問答，提綱叙謝等事，失真之甚，無一可法，以其久久循習成弊，牽之莫返，第恐悞累後昆，玷辱先哲，以訛傳訛，綿綿不絕，深爲害也。願師不惜腕力，筆條其非，拯濟淪溺，以爲何如。

曰：不可也。何哉？水潦鶴之流，既衆，阿難者已之嘲，況已衆矣。而又豈特秉拂一事而已哉？抑非賢者所爲，而又安能以其之非，寄吾不腆之筆端耶？雖痛叢林日就凋喪，宗祖宏綱，隨之頹委，豈忍無言，然觀近今，數有賢達，遊歷大方，博攷前古，智眼既明，不墮覆轍，天然超詣，足可觀光，是爲有道者也。於是才智之士，日就正焉。一無瑕類，唯餘朽腐，無知自爲，罔罔弗之思耳。固何害哉？抑又當今，俊人迭出，天資益勝，業精內外，思出天淵，西來墜緒，悉能披究，不日之間，常見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吾之與子，固無憂矣。然且毋使將來聞此俗惡，以是之故，固不可也。所謂提綱一事，昨因曉仁藏主見問，一時之間，聊曾批答，益在於茲，不復重舉。

○問：百丈龜鏡，開示衆僧，故有長老，今多不爾，何哉？
曰：轉大法輪，延洪惠命，接引後學，開鑿人天，長老之職也。然必欲以其搖唇鼓舌，舉古明今，始爲開示，則亦劍去久矣。勿以波瀾，便謂通達，未應抽訥，卽曰愚癡。黃檗曰：牛頭橫說豎說，未有向上關。振子，余初意謂其抑揚也。泊閱牛頭錄，豈抑揚哉？茲其一端。若夫天下宗師，各各用處各各不同，魯祖面壁，祕魔擎叉，若是之者，千差交橫，倒指莫及。至如五家宗主，臨濟之用，則如青天霹靂，陸地波濤，用白拈手段，殺活自由，雲門則截斷衆流，不容擬議，願鑒之間，東涌西

沒，曹洞則君臣道合，偏正回互，金針玉線，體用雙全，滄仰暗機，義海父慈子孝，具險崖句，用陷虎機，法眼句外，投機箭鋒，相挂句意俱合，卽物契神，梗概如此。若其沛乎浩若，如長江大河，深溟巨壑，於中含洪吐吞，萬狀惶惑，而又曷可勝言。至若古今尊宿言詞，一一作用殊別，淺深未易殫舉，且如今之五燈所載，古德先賢，莫不悉是大善知識，所收機緣語句，莫不皆謂向上提持，然於中間，不無水乳，當其披覽之時，若不具擇法眼，未能分別是非，既不能分，卽是隨波，自混見源，見源既混，雖彼開示，了莫能識，有如子等精敏過人，能幾何哉？子等所問，其志有在，且有三寸舌，而不能說法者，名啞羊僧，況其職乎？然宗通說通，卷舒自在，建立掃除，演說單提，萬種千般，旁午對機，當陽有準，想已洞達，豈以未至，及以來知，并以妄傳，他時後日，妄酬來學，聾瞽後昆，宜慎詞哉。

○問：又有知識，無有言語，開示於人，唯以一棒一喝，如何？
曰：是其所得三昧也。然若論真正舉揚，此猶假借，若論全體作用，此太輕微，然其乃是德山臨濟之作，孰不欽哉。然則第恐後來太多之耳，且臨濟德山，唯棒與喝而已矣耶。

○問：行化倒蛻，坐脫立亡者，如何？
曰：助道之法也。若夫欲起中下之流，生敬信者，無出於此。世俗謂之臨終得大自在，以驗當人平生行履，而又有此希罕奇特之事，誠可服於人也。然則若其大法不明，縱能現十八變，至於金棺自舉，化火自焚，亦徒然矣。今夫中下之流，見有是者，莫不叩頭傾心，而尊仰之。若於古德，或有臨終自作怕怖，及其種種非人所欲之狀，至於所有言句，亦非其人而能測者，雖載傳錄

覽之之者目瞪口呿，十萬八千，勿謂中下而上智果位中人，亦有之矣。寂音尊者作僧寶傳，至瑞鹿先禪師，有我，也弄不出之語，則於其贊詞中，并舉洞山曰：吾閑名已謝，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寂音，以此三語而曰：予每怪前聖平日機辨，皆不可犯，至於臨終之日，皆弭光泯氣，寂音之言如此，又於其後復嘆之曰：其有旨要乎，愚嘗覽此，不覺失笑，子其勉之。又所謂行化倒蛻等事，而又豈止是而已矣，如達磨隻履，普化空棺，諸希有事，世乏有識大達明眼之者，一等之人，妄謂達磨以胎息傳人，謂之傳法救迷情，遂至渾身脫去，謂之形神俱妙，人間厚愛此者，則懼臨終悻悻，競妄習之，至於以卜日月，聽樓鼓，驗玉池，覘眼光，以爲脫生死法，誑誑閻閣，貽高人笑，此乃圓悟和尚深斥其非大略如此，詳著心要在其下卷第五十九紙，毋惜檢閱，然則若以自家心孔一開，亦不在於言耳，否則閱其他人紙上之語，雖過千徧，復何益哉。

○問：助道之法，其數有幾，而又師所助者，亦以是乎。

曰：吁，有其道者，或以助之，是吾於道尚無有也，助何庸哉，思之。又其數者，如教所言，而有三十七品，以愚見之，非止此耳。

釋問終

跋

竺仙梵和尚之宗門千字文，予未閱古板，屬者適得書本也，雖不知有刀刁魯魚之訛謬，然恐此書泯滅，而不傳將來，幸依書林氏之請，病間一覽，加和訓以令浸梓，庶幾具眼者，改削之，贊于惠日峯，下天得禪庵。

于時慶安四辛卯曆純吉陽辰。

昭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二月二十日發行

國譯禪學大成奧付

編者

國譯禪學大成編輯所
代表者 宮裡祖泰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六番地
宮下軍平

不許
複製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表猿樂町二丁目五番地
藤本茂人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表猿樂町二丁目五番地
藤本印刷所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ノ十六
振替口座東京三四〇九番

二松堂書店





